



奇石古寨

田培信

这是一个石头的世界。
在马家坪村，一点也不夸张。它地处商南山的山坳里，被国家地质公园金丝大峡谷包裹着，峡谷大名鼎鼎，村子也跟着水涨船高。许多慕名而来的客人，是为了来这里看石头，把导航终点定在汪家古寨，去探秘隐藏在秦岭深处的历史坐标。
一进村口，每个人必须接受石头的注目。不仅村口，村里村外，房前房后，都是高高长长、整整齐齐的石摆。它们比村里的房子要高，数量也比村里的人口要多。
车子驶动在水袖般的山路上，我的心也随之飘摇不定。可一想到汪家古寨的神秘，去探访石头城堡，心性瞬间坚定了起来。向导老哥在前面带路，他用柴刀一边扑打着露水，一边割割着藤萝。刚一歇脚，就滔滔不绝地讲起古寨的动人故事和美丽传说，大家很受感动。看着我们大口大口吞着新鲜空气，说这棵枯木做成盆景，定能化腐朽为神奇；又说那朵百合花真水灵，那枝刺玫香，他扭着头笑。远处，山寨在茂密的森林若隐若现，大家相互鼓励着向寨顶进发。
当年建汪家寨的目的，是为了防匪患。寨子东南西北四面环山，唯有一条暗道似连非连。入寨，必经吊桥。这吊桥，宽一丈不足，长十丈开外，高百丈有余。旧时，匪临寨下，吊桥悬起，秦楚分明，进犯之敌知难而退，寨子与寨子里的老少安然无恙。石寨的形成，是石头的堆砌，是石头的展示，也是石头的升华。建寨时，为了不破坏当地植被，石头全是靠人背、马驮，是从外村运来的。究竟运来多少石头，谁也不说清。据传下来的口信：说是每天累死的骡马，可供建寨的300多位民工吃肉。伤亡不仅有骡马牲口，还有活生生的人。汪家庄主是下足了血本，操碎了心。你看这些石头，大小不一，形状各异。可在能工巧匠们的拼凑下，相互咬合着、排列着，严丝合缝。你摸这些石头，有的粗糙，有的光滑，有的夹杂着花纹，有的则一片空白。无论哪一块石头，都拼命发力，与千万同胞手挽手、肩并肩，一起担负着保家护院的神圣使命。寨顶，有一块空地，绿草如茵，想当年应该是一个练兵场。目及之处，多是厨房、卧室、粮仓、瞭望台、枪械库、水池等设施的痕迹。可见，当年建寨时的设计规划合理，布局严谨，施工过硬，才留下如此坚不可摧、易守难攻的石头城堡。
汪家庄园，说是石头博物馆，也不为过。拱门的石头，经过整锤的雕琢，横也受力，竖也受力，挑起数十米高的石墙，梯风沐雨几百年，依旧身挺力足，精神焕发。从石门经过，有一种穿越历史时空的梦幻之感。台阶的石头，横平竖直，线条流畅，忍辱负重，甘为人梯。其立面青苔密布，苔藓点点，向人们昭示着雨露的润泽和日月的洗礼。当我弯腰系鞋带时，竟然发现石缝间冒出几株苔花，阳光洒下来，小花美丽极了。“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”就是此刻最好的诠释。柱子的石头，最为精致，你看那鼓形、瓶形、兽形、六面锤形上的人物、狮子、莲瓣，形态各异，栩栩如生。雕刻手法上善于把浮雕、透雕和圆雕相结合，更见高贵典雅，古朴大气。看似立柱撑起百檩千椽万瓦，一柱擎天，其实，全凭柱顶石脚的包容与坚强。
路的一边是一户有石围子的人家，另一边是一道石墙，借靠石墙用木头搭的圈舍里，不时传出“哞哞、咩咩”声。这个十分家常的场面，有着令人倍感温馨的氛围。圈门没有上锁，只是用一截木棍别着，以防野兽的侵扰。最为有趣的是木门上贴着三张红纸，分别写着：“牛羊成群”“天天长肉”“永不打架”，从天真的字义上看，可能是哪位半大小子的杰作。
走在山石铺就的小路上，每走几步，就能遇见古老的生活石器：石磨、石碾、石碾、石臼……这里的一切，好像都是石头做的，也都与石头有关。
在马家坪，每位来看石头、看山寨、看庄园的客人，临别时都不会忘记带一块或大或小的石头以作纪念，我也毫不例外。端详着手上的石头，又想起了向导，多好的大哥呀！他语言朴实，为人诚实，身板结实，多像这里的石头啊！不过，他是会说话的石头，会行走的石头，他身上充满着坚忍奉献的品质，与这里的石头自然融为一体了。

拥抱秋天

彭小宁

“一叶知秋秋味浓，枫叶落随晚来风。”丝丝缕缕的秋风跨过山岗，越过草原，蹁跹湖泊，飞过故乡的天空，吹过行人匆匆的背影。片片秋叶，悄无声息地敲打着窗棂，敲打着岁月的钟声，也敲打着四季轮回和沧海桑田。
秋，就这么羞羞着、扭扭着，乘着风的花轿，款款来到了我的窗前，走进了我的眼眸。秋！它不是萧条，不是凄凉，更不是虚无缥缈……
秋，有丰富的色彩，它用痴情描绘出一幅幅丰收的美景。硕果累累的果园、满载着希望与梦想，让我心生欢喜。那些飘零的落叶和落日的余晖，却带着一丝看得见的淡淡忧伤，仿佛在诉说着生命的轮回。
秋，有着金属的质感，金子般的阳光，古铜色的树叶，落在地上，落在湖面，是那样轻盈，那样优美。丛林草色，更是斑斑得可爱，千万种色彩，如万花筒般绵延，一横一竖，谱写着大地的壮美诗篇。
秋是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，红橙黄绿青蓝紫，把肉眼所及的颜色一一呈现。晨曦中的颗颗露珠，闪烁着清新脱

俗的光芒，夕阳下，万物披上了金黄的外衣，此景此情，怎能不让人陶醉在这绚烂的色彩之中呢！
岁月蹉跎，光阴荏苒。今天，跨过中年的我，恰如仲秋，走过了天命之年，从此，脚步不再匆匆忙忙、毛毛糙糙，心态不再浮躁气盛。少了激情满满，却无意间增添了几许诗意盈盈的知足与快乐。懂得了从容淡定，成熟稳健，明白了换位思考、将心比心。感知着人生的艰难，也体会着别人的不易。知进退，懂取舍，用行动，用无数次的南墙，读懂人生这本百科全书。
池塘里曾经娇艳欲滴的荷花，曾经粉如云霞、美如仙境、极富诗情画意的婀娜身姿，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走向衰凋，跌进暮色。取而代之的是一朵朵绿莹莹、圆溜溜的莲蓬，那粒粒淡绿色的莲子正携着秋风秋雨、带着秋阳秋韵，丰腴着自己的智慧，充实着自己的未来。偶尔，还可见几只蜻蜓、三五只蝴蝶翩翩起舞，给这本就美得无与伦比的秋景，再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成片成片的果园中，缀满枝头的

苹果、酥梨、猕猴桃正如待嫁的新娘，偷偷撕开朦胧的面纱，打量着陌生的世界，聆听西风送来迎亲的喇叭和欢送的掌声。它们静静地听着风脚步声，享受着雨水的最后沐浴，品味着秋的静美、祥瑞，徜徉在秋高气爽，天高云淡的岁月里。
走进田野，走在横横折折的阡陌之上，那曾经绿意深深的棵棵禾苗，此刻，正将自己一生的成就，毫无保留地展示在阳光下，展露在这个丰收的季节。高粱醉红了脸，玉米露出了牙，热情饱满的谷子，一穗一穗，如一张厚厚的绿毡子，风一起舞，荡起层层涟漪，追着秋风脚步，一路向前奔跑……
村舍旁，地头，随处可见的野菊正开在头头上，比赛般拿出自己多情的一面，傲人的身姿。它们似乎不知道，冰冷与风霜正在来时的路上，正在套上狰狞的面孔。但倔强地盛开，倔强灿烂，就是野菊的本性，也是使命。即使生命即将结束，也要把灿烂留在大地，留给人间。
这些随风摇曳的小花，缘起缘落的小花，让人不由得喜欢，不由得感动：不

管花期在哪季，在哪时，不管遇见多少风雨，多少险阻，不管命运将自己的种子撒在哪里，都会认真地开放，执着地展示自己的美好，哪怕极其渺小，哪怕从来不被蝴蝶、蜜蜂青睐，也不放弃“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”的高贵品质。
远处静谧的村庄，炊烟袅袅。玩兴正浓的孩子们在村头大树下唱着童谣，荡着秋千。几位老人围坐在一起，一遍一遍诉说着那久远的故事，追忆着自己的童年，落日把余晖涂抹在他们身上，演绎着夕阳无限好的秋景图。
走在秋天，行在秋天，目之所及，都是奔赴在路上的果实，都是秋风秋韵的蓝天白云，都是承载着梦想与快乐的笑容……
秋，是夏的延续，它以自己的浅淡和浪漫提示人们：人生不只是有繁忙与追求，还有诗意与远方，悠闲与逸致。在这静美的时节，不妨放慢脚步，去感受此时特有的宁静与美好，闲情与温存。
一片黄叶落到脚边，轻如一声叹息。秋风起，落叶纷纷，那飘逸的弧线，是去路，亦是归程。

故乡黄泥沟

姚元忠

我的出生之地，在地图上找不着名字的。因为它属于那种不起眼的弹丸之地，还有一个土得掉渣的名字——黄泥沟。
黄泥沟在镇安县西口程家川。如果说程家川是一棵大树的话，那么黄泥沟就是这棵树斜长的枝子，而且是小树枝。这根“树枝”不长，就两三华里。
黄泥沟名字土，但土得很精准。因为这条沟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全为黄土，一逢下雨走在哪里脚上全是黄泥巴，你说它不叫黄泥沟又叫个啥呢？
60多年前太阳偏西的时候，我出生在“树梢”上，即沟塄。在那座黄土构筑的房子里，我呱呱坠地，坠在了黄泥土上。从此，我与黄泥做伴，在黄泥里爬，在黄泥里滚，在黄泥里摔打成长。
直到高考制度恢复后，我跳出了农门，离开了黄泥沟。然而，无论我走到哪里，我一直固执地认为，我是吃黄泥土长大的。小时候，我吃过地里拔出的萝卜、馒头挖出的红薯、土豆，我还吃过成熟落在地上的软枣、板栗、核桃以及其他叫不上名字的山果，这些东西都或多或少黏着黄泥土友，尽管我曾竭力想把皮上的黄泥土友清除干净。至今，我还记得黄泥土那种湿湿成成的味道。这种现在视为不干净不卫生的东西，我从幼儿吃到

少年竟没有吃出什么毛病。我吃的那些玉米、土豆、大豆、麦子都是从黄泥土地里长出来的，没有黄泥土，我活不了，长不大啊！
我们的房子也是黄泥土的杰作，它的墙体完全是黄泥土筑造的，屋上的瓦是黄泥土烧制的，屋内的土炕、土灶也是黄泥土垒砌的。整个屋子除了橡橑和不多的家具，其余全是黄泥土做的。这种土木结构的老屋，非常结实，不比那些砖混结构的房屋差，沟里就有数十年完好无损的土坯房呢！乡亲们总是自豪地说，黄泥沟的黄泥土黏性就是比别的地方的土强，我没有考证过，但我全信。从小到大，我就在那几间结实的老屋里，风雨无虞，寒暑不惧，心中总装着满满的安全感、舒适感、幸福感。
我的祖辈、我的父老乡亲，对沟里的黄泥土倾注了太多心血。我的祖父是黄泥沟最早的拓荒者，据说他早年买下这条沟的土地，进行了开垦与耕种。1949年后，黄泥沟的土地不再姓姚而姓“公”，黄泥沟成了独立的生产小队。沟里住了十来户几十口人家，人不多，土地不少，但黄泥土是瘠薄的，土层不厚，砂砾较多，且平地少，极不耐旱。父老乡亲并没有嫌弃脚下的土地，他们在坡上修石坎，在沟里修堤

坝、建大寨田，深翻黄泥土是乡亲们的增收绝招。在农闲，甩起膀子，抡起镢头挖地深翻，用老黄牛犁地深翻，将土层下的黄泥片一浪浪翻起。金子或者古铜颜色的风沙石，松散散散，含较高的氮磷钾，翻挖出来经过夏天暴晒、冬天冰冻和风吹雨打，不久就化为小沙砾与土层混为一体，成了肥沃的黄泥。多少年后，我才解开了黄泥土颜色为什么那么黄之谜。黄泥土经过深翻后亩产猛增，即使有旱涝灾害，也基本保证了一亩人的饭碗。
也许正因为如此，乡亲们对黄泥土的感情是真挚而动情的。老家对门的犁子干叔，养着几头老黄牛，冬春两季套着犁铧吆喝着黄牛在田里孤独地犁地，除了牛没人陪伴他，他听不见风声和鸟语，但他能嗅到黄泥土的香，能看见他深翻过的土地像有纹理的布匹一样好看。表哥王学贤，更是一个种田好手，浑身的力气舍得用在脚下的土地上，心灵手巧的他把种地视为绣花，他种的庄稼别人无法超越。步入花甲之年，他却患了肝癌，在病入膏肓之际，竟然让人把他抬到田里，跪着一把一把割完了自己种的成熟麦子。他是多么挚爱、多么舍不得膝下的黄泥土啊！每当乡亲们向我讲

述时，我的眼睛就潮湿模糊了。
斗转星移，时代变革改变着一切，也包括黄泥沟。与其他地方一样，集体的黄泥土地成了一家一户的责任田。科学种田的推广，让古老的黄泥土焕发出五谷丰登的生机，家家有余，户户满仓，饿肚子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，城镇化的推进，人与土地都在发生着巨变。黄泥沟的后生们，或读书或打工走出了黄泥沟，也走出了秦岭，足迹印在了省城甚至天南地北。没有离开的乡亲，大部分迁徙到黄泥沟外的川道了，盖起了小洋楼，门前停着小汽车或摩托车，日子过得不比城里人差。黄泥沟除了少量的平地还在种庄稼外，大片坡地栽植的树木现在已经长得郁郁葱葱，绿云一般盖在山岗上，成了一沟的风景。我回黄泥沟时，总要钻进林子里走一走，脚下的黄土变成了黑色腐殖土，扒开腐殖土，下边依然是我熟悉的黄泥土。我一阵感动，厚道质朴的黄泥土没有一丝改变，依然我行我素地用另一种方式为人们做着奉献。
每回一次黄泥沟，我都要装一袋黄泥土，用它培养我阳台上的花，每回一次黄泥沟，我都会默诵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”。

懂得

任奕亦



扇面 陈红卫 作

淡黄色如雀舌状的茶叶随沸水的注入，上下翻滚后慢慢平静，绿叶在杯中或舒展或沉浮，香气飘散开来，轻啜一口，似如甘露，齿间，香气四溢。那一瞬，我想我懂得了茶。
从小不爱喝茶，大概因为茶汤又烫又涩，抑或是没茶饮料喝起来方便可口。爸爸喜欢与人坐在茶桌旁，摆弄不同的茶具去泡茶，特别是对产自商洛的茶叶更是杯盘碗盏壶齐上，一套动作行云流水，似乎是在茶海上演一套手舞。只有我知道缘由，因为妈妈的故乡是商洛茶乡，不仅出好茶，还出泡茶好水！
小时候，对茶的兴趣还不如对茶盘上的“六君子”小摆件有兴趣，随着年龄增长，加上家中茶氛围的熏陶，让我对茶似乎多了几分情愫。疫情网课之余，我少了喝冰茶饮料的渠道，多了看泡茶、听茶道、品香茗的大把时间。
渐渐地，我不满足于只看人泡茶，自己也跃跃欲试。征得爸爸同意，我就兴冲冲地坐在一排整齐的茶具前，学着爸爸的样子，小心翼翼地拿起茶具，在爸爸的指点、示范下，我重新认识了茶道六君子，知道了它们的用途。接下来就是在手忙脚乱中不是打翻杯子，就是烫伤了手，桌面上

一片狼藉……万分不服气之后的执着重复，着实让我意识到泡一杯好茶远不是伤痛和破碎这么简单。
我开始更加认真地学习泡茶，在反复尝试中，茶具与我熟络起来。它们在我手中有条不紊地登台表演，最终完成一支神圣又典雅的舞蹈。一片片似银针、似瓜片、似标梭、似田螺状的叶子在我熟练的操作下，竟在沸汤中舒展得婀娜多姿，像一个尘封已久的精灵，带着大自然的春天飘出茶杯，沁人心脾。
爸爸说，品鉴一杯茶，要观汤色、品滋味、闻香气、查叶底，最终给出答案。从对茶由苦涩到回甘的认知中，从茶叶在热汤里的翻滚起落中，从茶具六君子佐茶成香中，我似乎也有了心得。桌上茶海似学海，看着不大，却是无涯。泡茶用的杯盘碗盏壶似是我们要学习成才必备的德善体美劳，要全面兼修；而佐茶用具六君子则是我们必学的语数外生物化，不可偏废。其实，这也是爸爸给我教习茶艺的引导。
(作者是西安万科城初级中学学生)

